

黄金祭

第一卷

李可点 著

失落已久的古老《方志》，隐藏着黄金之海的惊天秘密，
令日本人疯狂的宝藏，便隐匿在斑驳的藏书铃印中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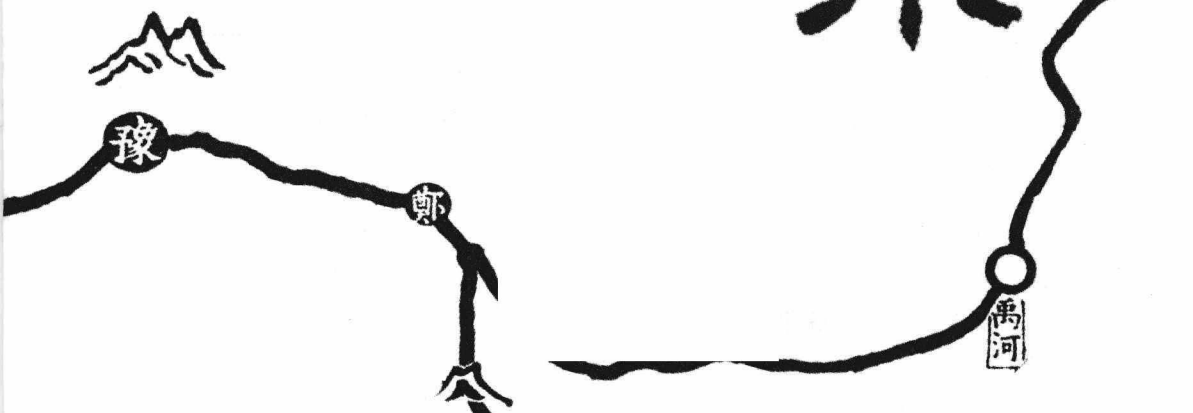


团结出版社

李可点 著

黄金祭

第一册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金祭/李可点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11. 2

ISBN 978-7-5126-0279-3

I. ①黄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9671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

字 数: 205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1 年 2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0279-3/I. 134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第一章 麦望馆出世

深夜，常熟县城沉寂在垂天的夜幕中，县城南隅的七星桥像野兽一样盘踞在苍茫的夜色里。它的桥洞像野兽张开的大嘴，仿佛准备择人而噬。桥下的东湖水轻轻荡漾，你甚至可以听到它撞击堤岸发出的声音：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

这时，一只舢板船从夜色笼罩的湖中划出来，船上影影绰绰坐着两个人，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用桨划着水，生怕响声过大惊动了谁家的狗。另外一个人站在他身后，拿着手电筒，不时朝河上照照，以免船偏离航道。

船到了七星桥前，减慢了速度，手电的光在七星桥上照了一圈。坐在船前的人穿一身黑色的衣服，短发，他叫丁盛，二十五岁左右，身材高挑，面容瘦削，漆黑而精明的眼睛现在显得有些犹疑不定。站在他身后的是日本人加藤正男。加藤五十多岁，身体结实，眼睛狭长，生气的时候会睁大眼睛，露出凶光，眼白也会随之露出来。



丁盛一直到现在还处于犹豫中，他不知道自己蹚这浑水到底值不值得，虽然加藤在前几次合作中给了他丰厚的报酬，可这个人太阴沉了，用居心叵测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。他想扔下船桨跳水跑路，可回头看了一眼站在身后脸色阴冷的加藤，丁盛没敢吭声。他又想到了加藤许诺给他的一万元报酬，这笔钱确实非常具有诱惑力。

他看看七星桥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七星桥更显得阴森幽寂，他手上的桨不由得一停，站在他身后的加藤立刻感觉到他的迟疑，他用手电敲敲丁盛的肩膀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：“快划！”丁盛无奈地暗叹了一口气，默默念道：“菩萨保佑！我只做这一次，就一次！”

丁盛是个书贩子，在常熟旧书市上摆摊儿。在丁盛眼里，加藤是一个神秘的人物，他似乎是一个书商，又不像一个地道的书商，丁盛帮助他收购南浔藏书楼——楚弓楼时就觉得他有异于寻常商人。

楚弓楼的主人姓丁，说来和他还是同族。楚弓楼的寓意是“楚人失弓，楚人得之”，其祖上希望他的藏书，无论聚散，都能由国人得到。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，现任藏书楼主人觉得读书无用，加上家道败落，有意出售藏书。可是当时正逢辛亥革命，时局动荡，人们保命尚且不及，哪有闲钱买书？加藤得知这一消息，就安排丁盛从中撮合。加藤知道这些藏书无论如何不卖给外族，便通过各种关系，给丁盛编造了一个江南富贾的身份，然后采取拖延战术，极力杀价，最终以报价的三分之一全数收购了楚弓楼近万册的宋、元古籍。丁盛手上戴着一枚银戒指，上面刻着两个阴文篆字：楚弓。这枚戒指是楚弓楼主人的，放在一张书案的抽屉里，丁盛看着好玩，便顺手牵羊装在自己的口袋。那时他就得到了加藤充满鄙夷的眼神。

三个月前，加藤又找到了丁盛，希望借他之手从汲古阁购买江南的方志，无奈汲古阁的主人毛济元顽固不化，无论丁盛花多少口舌，加藤出多少钱，他也不肯出卖祖宗留下的基业。失望之余，加藤就

想借水道潜入汲古阁偷书。买不到就偷，这像一个书商的做派吗？

过了七星桥，船从幽明不定的水面上滑过。东湖水在前方一里的地方分开，主流继续向前，支流则顺着人工修建的辅渠，通向七星桥最阔的大宅院、江南五大藏书楼之一的汲古阁。

他们的船顺着辅渠，没过多久就来到汲古阁的南墙外。汲古阁完全睡着了，这个糅和中国古典和西方哥特风格的庞大建筑群，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深更半夜潜伏在它的墙根底下。

东湖水通过东墙下一个一米多宽的涵洞流进汲古阁的花园，涵洞的穹顶高出水面有半米，穹顶与水面之间安装了一个铁栅栏，铁栅栏的铁条有拇指粗细，丁盛前几天就把它锯断了，只要轻轻一拉就能掉下来。藏书楼最怕火，所以汲古阁的建造者凿了一条连到东湖的渠，把水引过来，却没有料到这为小偷提供了捷径。

加藤和丁盛脱下衣服，只剩下一条内裤。加藤把准备好的两只羊皮筏子放下水，羊皮筏子是用浑脱羊皮制成的，制作这种羊皮需要很高的技巧，你要从羊的脖子处下刀，慢慢地把半整张皮囫圇个儿剥下来，别处不能有刀口。这样的羊皮经过处理后，充气后就成了圆滚滚的羊皮筏子，它的浮力很大，不知道加藤是从哪儿淘换来的。

他们轻轻潜入水中，水不温，也不凉，夜里浸在漆黑的水中让人多少有些恐惧。两人扶着羊皮筏子，游到院墙下的涵洞处，借着月光，能够看见铁栅栏，他们放开羊皮筏子，四只手扶着铁栅栏，微一用力，铁栅栏断了，丁盛又游回去，把铁栅栏放到船上。

两人一前一后牵着羊皮筏子进了涵洞。涵洞里一丝光亮也没有，丁盛只觉得憋闷得喘不过气，这种黑暗让人恐惧得窒息。幸亏涵洞不长，他们很快穿了过去，眼前又有了朦胧的光，那是月光和水光组成的光影，它摇曳着，让人眩晕。水通过涵洞进入汲古阁的院落，



再往南走十多米，在院落中央里形成一个水池，建造者再把这个水池巧妙地融在花园之中。借着月光，依稀能看见在水池南边，矗立着一座十余米高的巍峨建筑，这就是汲古阁的主楼。在主楼的周围，整齐地分布着一些相对低矮的建筑，估计是普通的住宅，那里一片黑寂。

两人小心地爬上岸，赤着上身，光着脚，在水中拖着羊皮筏子，蹑手蹑脚地走在这个偌大的院落中。终于到了汲古阁的侧门，他们的身影被主楼庞大的身躯包裹住了。他们把羊皮筏子放在水道中，走到侧门跟前。侧门上挂着铜锁，加藤从内裤里拿出一把钥匙，丁盛打开手电，一束微弱的光亮起来。

突然，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从他肩上蹿过去，他吓得险些喊出声来。那个东西落地后三蹿两跳就消失了，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猫。丁盛恍惚中觉得很多双眼睛躲在那些黑暗的宅子里，冷冷地注视着他，不免感觉到做贼心虚。

加藤缓缓神，用钥匙打开铜锁，推开侧门。丁盛用手电朝里照了一圈，两人快速地走进去关上门。现在他们已经走进汲古阁的心脏了。阁里是一排排梨木的书架，大约有五十排。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书，散发着能驱虫的香樟气味。这些书都是前朝流传下来的，不少都是宋、元的版本，它们在幽暗、高大的阁楼内端坐着，就像万千先贤、智者端坐着。丁盛不由得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加藤不耐烦地骂着，把他拉起来。

阁楼里的书架从东到西按照天干排列，书架上的书又按地支排列。两人借用手电筒的光线，像鬼影一样从书架前走过，宋版书，元版书，明版书，清版书；传抄本，影抄本，批校本，题跋本，修订本；它们静静地躺在格子里，好像熟睡的灵魂……丁盛是个书贩子，他知道这里的每部书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，每部书都有一个惊



心动魄的故事，随便拿出一部书都可能价值过万，他激动地看着这些摆在梨木格子里的宝贝，掂量着它们的价值。在一个独立的格子里，安着玻璃窗，上着精致的铜锁，里面装着一部书，丁盛凭直觉感到这部书不同凡响，封皮纸张是白麻纸，上面写着“玄都宝藏”四个字，墨色沉厚，字体方硬整肃。丁盛的心快要跳出嗓子眼，这就是传说中的《玄都宝藏》？这部书成书于南宋年间，据说《玄都宝藏》的每一页都值一两金子，他站在这部书前挪不动脚步，脸上露出贪婪之色。加藤的目光只在这部书上停留了一下，然后推了丁盛一把，让他快走。丁盛对加藤的身份更加怀疑了，如果他只是个文物商人，为什么对这部奇书视若无睹，而偏偏对不太值钱的方志感兴趣？

丁盛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部奇书。加藤见丁盛对汲古阁的藏书入了迷，怕他耽误正事，抢下手电，在前面带路。很快，他在庚排子、丑、寅、卯列找到了方志，这个书架上摆的书都是蓝色封皮，加藤拿起几本，上面用宋体字写着《苏州方志》、《常州县志》等字样，他确认无误后，招呼丁盛过来，他把手电放在对面书架的高处，正好能照到他们眼前。他们一排排地拿下书，装进随身带来的塑料口袋，装满后封好口。这一袋子书至少有一百斤，他们吃力地把袋子拖出阁楼，放在水池里的羊皮筏子上，羊皮筏子一沉，池水贴近了筏子的吃水线。他们拽着羊皮筏子的上绳子，顺池水到了院墙下，然后跳下水，推着筏子钻过涵洞。

两个人合力把口袋抬到船上，加藤看看手表，说：“咱们来回用了四十分钟，现在是凌晨一点，咱们还能运三次，一定要加快速度！”

丁盛点点头，加藤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又顺着水朝汲古阁里游去。



他们如法炮制，很快就把其余的三列方志全部偷出来。最后一趟，丁盛装完了方志，见袋子还空着一半，汲古阁里的古籍全是宝贝，他不禁动了贪念。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顺手拿些？他瞧了瞧加藤，在手电的光亮里，加藤正在低头系口袋，一边系一边低声问丁盛：“好了吗？”

丁盛喘着粗气，停顿了二秒钟，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，这些藏书是所有像他这样的书贩子梦寐以求的，他怎么能入宝山空手而还呢？他咬了咬牙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他将旁边的几十部古书一股脑装进这条袋子。加藤已经往外走了，他催促着：“快些，时间来不及了！”

丁盛说：“马上就好。”他三下两下把口袋系好，跟上加藤。

临走时，他们小心地锁上侧门。出了涵洞，两人把口袋抬上船，加藤让丁盛把铁栅栏放回原处。夜色仍然很深，汲古阁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。丁盛爬上船，无力地靠在袋子上，紧张、潜水、搬书消耗了他大半体力。加藤从船板下抽出一把匕首，在羊皮筏子上扎了两个洞，水咕嘟咕嘟涌进去。当两个人划船离开时，羊皮筏子已经沉入水底。

舢板船停泊在离码头很远的地方，尽管这时天还黑黢黢的，码头上也没有人。丁盛拿起那支匕首，划开一条塑料袋，从里面倒出一半书。

加藤对他的行动迷惑不解，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丁盛用手电照着散在船板上的书，说：“我顺手拿了点别的书。”

加藤的眼睛露出了凶光，厉声喝道：“谁让你拿的？！”

丁盛说：“方志只装了半袋子，我就想装点书留着看。”

“八嘎！”加藤忍不住骂了一句，“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！这些书

如果在市场上出现，汲古阁的人就会追查到我们！”

“你放心，没有人会知道这书是汲古阁的，”丁盛说，“有很多办法，比如，把汲古阁盖在书上的铃印挖掉，或者伪造另一家藏书楼的铃印盖上……”

加藤又用那种充满鄙夷的眼光看着丁盛。丁盛露出满不在乎的表情，似乎在说：我是偷，你是贼，你有必要这么歧视我吗？

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四马路鱼龙混杂。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场所，英国人、美国人、荷兰人、犹太人、阿拉伯人，在这里挑选喜欢的文物和书籍；中国破落的贵族、前清的遗民、狡猾的捐客和贪婪的小偷，在这里物色买家；妓女在这里挑选嫖客，她们不分白种人、黄种人或黑种人，只看你口袋里有没有钱；一些落魄的文人和这些妓女厮混，给她们在报纸上写文章揽客，然后分点皮肉钱。

丁盛坐着黄包车跑在这条马路上，他的身边放着一个包，包里装着他顺手从汲古阁里偷来的书。他仔细看过这些书，品相不错，他估计这些书能卖到三千块钱。这就是精明的丁盛。四周书贩子讨价还价的声音不绝于耳，空气中弥漫着妓女的脂粉味。这才是他最熟悉的气息。深夜偷书并不是他擅长或喜欢的。他不敢拿汲古阁的书在常熟书市上卖，那样的话简直是自掘坟墓，他要把这些书拿到上海，上海是个国际化的都市，今天还在上海，明天可能就会出现在纽约或者伦敦，到那时，毛济元无论如何是看不到了。

黄包车在一间书店门前停下，书店上挂着一块匾：莫问阁。

莫问阁的店主桂浩是个寡言少语、相貌平平的北平人，他不会问你书的来路，不会问你的身份，当然，你也别问他的身份，就算你问了，他也不会告诉你。据丁盛的父亲讲，他是大清怡亲王允祥的后人，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。



丁盛从车上取下包。他已经把汲古阁盖在书上的铃印处理好了。走进莫问阁，店里那个乖巧聪明的伙计马六迎出来，一见是丁盛，笑着说：“丁先生好。”

“店主在吗？”没等马六回答，他已经看见店主桂浩在柜台后清理账目，他把包交给马六，直接走过去。桂浩抬起圆滚滚的脸看他一眼，算是打招呼。

丁盛招了周围的书一眼：“生意还好吧？”

桂浩轻轻地嗯了一声。

“我进了几本品相不错的书，您给掌掌眼？”

桂浩又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，却没有挪地方。丁盛说：“还是按老规矩办吧。”

桂浩点点头。丁盛的父亲也是书商，在世时经常带着丁盛往返于苏浙沪三地，和三地的书商关系不错。他父亲去世后，丁盛继承父业，仍然与几个父亲的旧友保持联系，桂浩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丁盛让马六在门口摆一张桌子，把自己带来的书齐整地码放好，马六给他送来一个小凳子，又端来杯茶水，丁盛瞅瞅桂浩冷冰冰的脸，笑着压低声音对马六说：“莫问阁多亏有你，否则早关门大吉了。”

上海的生意似乎也不好，马六和丁盛闲聊着，偶尔抱怨几句。下午时，莫问阁进来一个中年人，在丁盛面前站了一会儿，翻了翻书，看看书上的铃印，丁盛紧张起来，虽然他对自己的手艺非常自信，这时也有点心虚。那人什么也没说，放下书走了。接着又陆续进来几个人，都是如此。丁盛纳闷了，难道自己做的手脚被人看出来来了？他们不敢买赃书？或者，这些书压根没有什么价值？只有盖上汲古阁的铃印、证明被汲古阁收藏过才有价值？他不禁再次打量眼前的书，那是几十本诗文、戏曲类的古籍，书市虽然不少见，但

是绝非一钱不值。嗯？怎么还有五本方志？丁盛拿过来一看，那是五本《五金志》，可能是自己在船上仓促中拿的，加藤也没有注意。这五本方志并不全，青白色的封皮，每册书的右上角写着“五金志”，右下角用小字分别写着册数，这是第二至六本。方志上记载着各地铜矿分布的情况，每册书上还画着地图，标示铜矿的具体位置。他对方志所知不多，但只看那书的纸质、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所题的跋以及麦望馆的铃印，就知道这部志书非同一般。如果加藤知道他拿了方志，肯定会更加鄙视他。

这一整天，丁盛都在焦虑中度过。晚上，丁盛到马六的住处借宿。马六是个聪明人，他对丁盛的路数略知一二，所以并不细问。丁盛睡不着觉时，想起加藤偷书的事，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安。他后悔没有追问加藤要方志到底干什么。他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，做了个乱七八糟的梦，都是与加藤有关。等第二天醒来时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加藤阴沉的眼神。他们吃了点心，早早地到了莫问阁，马六给他讲上海新近流行的段子，逗得丁盛哈哈大笑。他们正说笑间，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走进来，马六止住话茬，跟了过去。

一个青年人进到店裡转了一圈，选了几本书，到了门口，瞅一眼丁盛的书，停住脚步。他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住了，眼睛里露出异样的神采。他从桌上径直拿起五本书，正是那明版的《五金志》，翻了几页，激动得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只，只有五本吗？”

丁盛心里有点犯嘀咕，他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桌子上不是一大堆吗？”

“我说的是这《五金志》，麦望馆的。”他指着上面麦望馆的铃印说。

丁盛看着青年，他对这部书的兴趣都写在了脸上，真是年轻



人。当年丁盛看见了心仪的书，也像他一样兴奋，现在他已经会把内心的感情掩饰得很好。

“只有五本。”

青年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丁盛说：“这五本书和那些书不分开卖。”

“哦，一共多少钱？”

“一千五百。”青年看样子很了解这些书，丁盛想探探他的底细，所以报了一个高价。

青年说：“好，这书你别卖，我回去找我老师取钱。”说完，学生匆忙跑了。

这学生是暨南大学的学生，叫周克己，他的老师是沪上知名的学者赵致庸。周克己兴冲冲地跑回暨南大学，到了赵致庸的办公室，连门都没敲，就闯进去：“赵教授，麦望馆出世了，麦望馆出世了！”

赵致庸正在备课，他刚过四十，头发却白了大半，衬着他白皙的皮肤，显得气度非凡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这么冒冒失失的。”

周克己匀了一口气：“麦望馆的《五金志》，我刚才在书店亲眼看见的。”

“《五金志》？”赵致庸一下子站起来，走到周克己跟前，“麦望馆的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他迫不及待地说，“快带我去！”

两个人出了暨南大学的教学楼，叫上一辆黄包车，直奔四马路。

他们之所以如此激动，是因为这个“麦望馆”，有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。

万历年初，内阁首辅张居正辅佐幼主改革朝政，在改革的关键

阶段，父亲病逝。按照旧制，张居正应该离职回家守孝三年，幼主怕改革中途废辍，钦准张居正“夺情留任”，赵用贤等人以“贪恋权位，有乱纲常”为由弹劾张居正，结果触怒万历皇帝，官职被免。赵用贤酷爱读书，回到家乡常熟后，修身养性，一心收藏古籍。

张居正死后，赵用贤被重新起用，其子赵琦美从小深受濡染，好古敏求，袭其父职吏部侍郎后，与京城的名流过从甚密，接触的藏书也多了，便以搜购古籍为乐事。收藏日丰，号称过三十万卷，所有的藏书都钤有他的书斋“麦望馆”的印章，每一部都是传世珍本。

清朝以来，麦望馆藏书流散四处，只在几家有名的藏书楼还能找得到的一些。而毛家的汲古阁就是其中一个。

丁盛见青年学生走了，心里有点发毛。这些书毕竟来路不正，那学生如果只是看好书的品相才买，他二话不说就卖了。可是这个人似乎知道书是麦望馆的，还有个老师，他年轻冒失，他的老师可不能也这么冒失啊。丁盛翻翻别的书，别的书都没有麦望馆的钤印，怎么偏偏这五本书让他看见了？

他正烦恼时，一个略微驼背的西方人不知何时站在了桌子前。他四十多岁，蓄着整齐的胡子，灰色的眼睛，金色的头发，嘴角挂着傲慢的微笑。白人仿佛不经意地随手翻着桌子上的书，最后拿起了麦望馆的《五金志》。

“这几本书多少钱？”白人的汉语很流利，看样子在中国生活了很久。

马六殷勤地过来问候白人：“威廉先生，您好。”马六认识这个人。威廉微笑着点点头。丁盛看一眼马六，马六向他眨眨眼睛，表示这个洋人是条肥鱼。



把赃物卖给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，肯定比卖给可能知道底细的中国人更安全，况且这个外国人还是条能出好价钱的肥鱼。丁盛立刻热情起来，“威廉先生，这都是明版书，您看看，这衬纸是明版书仅有的防虫纸——万年红，有了这纸书就不着虫子咬了；黑口，双栏，宋字体，墨色青纯，典型的明版书特点。卖家急需用钱，不然绝不会卖这宝贝。”

威廉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丁盛说：“这些书不单卖，如果您看好了，二千块钱，全拿走。”

威廉说：“太贵了。”

洋人在中国学会了和奸商讨价还价。丁盛虽然非常想成交，但他还是忍住没有说话，他要等这个洋人主动报价。

“一千？”洋人试探着问。

丁盛摇摇头，还是没有说话。

“一千三？”

显然，洋人看中了这些书。丁盛说：“一千八，如果您成心买，就这个价钱；如果您觉得价高，就去看看别的书。”

洋人没再还价，从口袋里掏出钱，丁盛帮着他把书装好，给他叫了一辆黄包车。等他坐车走了，丁盛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“赵教授，就是这儿，麦望馆的书就在这里。”周克己领着老师赵致庸急急火火地赶到了莫问阁，一进门就指着桌子大喊。

丁盛也看见了周克己他们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赵致庸在桌子上翻了翻，这堆书不过是普通的旧书而已，根本没有什么《五金志》。周克己也找了一遍，当然不会有收获。

周克己问丁盛：“刚才那五本《五金志》呢？”

丁盛说：“没有这书吧。”

“就是上面盖着麦望馆铃印的?”

“书全在这里，你自己找找。”

周克己又翻了一遍，还是没有，有点着急，说：“我刚才明明看见的，怎么现在没有了?”

赵致庸也开口问丁盛说：“这位兄弟，那几本书是不是转给别人了?”

丁盛不耐烦地说：“我现在还没有开张，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书。”

赵致庸犹疑地望向周克己，到底对麦望馆的藏书流出一事无法相信：“你是不是看错了?”

周克己急了：“不可能——”

赵致庸真诚地看着丁盛：“兄弟，那几本书对我很重要，如果肯转让，我愿重金相酬。”

丁盛看这架势，更加不敢承认：“我是经营求利的，有钱赚的买卖我一定做，可是我真不知道你说的那几本书。”

赵致庸见丁盛辞色坚决，觉得事有蹊跷，对他说声“抱歉”，拉着周克己走出去。在路上，他让周克己描述一下那五本《五金志》的情形，周克己凭着记忆，详细说了书的纸张、开本、字体、麦望馆铃印的位置以及天头地脚等细节。

“没错，这就是麦望馆的。”

他问道：“《五金志》有三十六本，你看到的是哪几册?”

周克己说：“应该是第二至六册。”

“如果真是二至六册，必定是从汲古阁流出来的。我明天给毛济元发封电报，问他为什么把书卖给别人，不卖给我?”赵致庸满腹怨气。



丁盛没有回常熟。他打算在上海待几个月，避避风头，看看汲古阁的反应再作决定。他在公共租界租了间房子，空闲时就去四马路转转，看看行情。四马路里有几个大书店，来青阁、来薰阁、开明书店、中国书店，这些书店都是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。他在四马路转了几天，发现这里生意终究比常熟好。尤其是方志及某些珍籍古本，通常没有存货，今天进的明天就能卖掉，而且价格不菲，有的古籍甚至能比进价翻了几番。这引起丁盛的好奇。他没有打听买主是谁。这些卖家经过近百年的经营，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那就是严格地替买家保密。据他判断，这些书的买家可能有二到三个。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买家，没有必要把古籍的价格叫到翻番；也不可能太多，因为成熟的买家都会拥有独特的风格，专注于收藏某种类型的古籍。而在同时同地，不太可能出现三个以上同一个风格的收藏家，他们会尽力避开出现这种情况，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，是鹬蚌相争，只会让别人得利。所以丁盛推断这里的买家可能是具有某些特殊癖好的富商巨贾。

这天，丁盛有意在开明书店里盘桓，因为他前一天在这里看到了几部方志，如果他没猜错的话，买家会在今天来取货。到那时，他就可以亲眼看看这神秘的买家了。开明书店分两层，一层是中国的典籍，二层是西方的译文。那几部方志摆在柜台上，上面摆着一个标签：“已售”，表明这些书已经有人预订、不再接受询价。柜台后面站着戴眼镜的掌柜，他正在接一通电话。丁盛朝门口看去，宽敞的四马路上不时有各色人等从门前经过。他们有的像读书人，但不像出手阔绰的买家；有的看起来出手阔绰，但不像读书人。有个学徒见丁盛转来转去，过来问：“先生，需要帮忙吗？”

丁盛摆摆手，说：“我在等个朋友。”学徒“哦”了一声，退到茶几边上，给他倒了杯茶。像开明书店这样的大店铺，一般都有为